

肺癌久咳辨治经验

★ 张震 (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 杭州 310051)

关键词:肺癌;咳嗽;中医药疗法

中图分类号:R 24 文献标识码:A

肺癌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,以咳嗽、咯血、胸痛、发热、气急为主要临床表现。其中临床常见久咳缠绵难愈,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。目前对久咳的疗效仍不满意。中医药治疗有一定优势,但尚处在前瞻性研究阶段,故探讨其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笔者临床上从整体观念出发,在辨证论治的原则下治疗本证,略有心得,兹总结如下,以为引玉之砖。

1 宣达开肺,培土生金

肺癌久嗽之证,内伤脏腑所致者居多,但亦有因于外邪内郁不解而致者。外邪伏郁于肺未解、肺失宣肃,咳嗽终不能除。若久嗽由此而致,必有踪迹可寻。此类久嗽可伴见鼻塞、恶寒发热、脉右数大等症,治疗应疏肺清散,治在气分。治当清泻肺中郁火,用泻白散。药用杏仁、苏梗、桑叶、石膏、薏苡仁、甘草等以宣肺化湿,使其内郁伏邪外达,则久嗽可愈。

经曰:“久咳不已,则三焦受之”,久咳“是不专理肺可知矣”。三焦内含脏腑,其中与肺有密切生理关系者首推脾胃。若脾胃虚弱、土不生金,可致咳嗽迁延难愈。肺癌久咳的常兼有气弱、神倦、汗出、食减、纳呆、便溏、腹泻等,若“见咳治肺,生气日疲矣”,叶天士指出:“法当建立中宫,大忌清寒理肺。希冀止嗽,嗽不能止,必致胃败减食致剧”。“从来久病,后天脾胃为要。咳嗽久非客症,治脾胃者,土旺以生金,不必穷究其嗽。”方多选用小建中汤、黄芪建中汤、异功散、麦门冬汤加减。药用北沙参、麦冬、白芍、山药、石斛、黄芪、茯苓、陈皮、扁豆等,而脾胃不足有阴虚与阳虚之分,故培土生金又有补阴与补阳之别。若脾胃之阴虚导致久嗽,当以滋养脾胃阴液为治。可用北沙参、白扁豆、炒麦冬、茯苓、川石斛、天花粉以扶胃土、滋胃阴,使土健而生金,则久咳可止。

《杂病源流犀烛》有“脾不伤不久咳”之训。肺癌患者常“脾土内虚,土不胜水,致痰涎上涌”而咳,咳必兼喘。胃为水谷之海,足阳明主胃,其气下行,若阳明之气不从上行而上逆为咳者,咳出黄痰或咳久不愈,迁延难宁,苦痛难言。治疗亦以运脾降胃消痰为法,常用药物如白术、山药、干姜、薏苡仁等。

久嗽与肺、脾、肾三脏功能异常密切相关。因人体水液代谢正常与否与三脏功能紧密相联,故水液代谢异常,则可聚湿为痰或水涸不润,造成咳嗽。《万病回春》指出:“大抵久嗽者,多属肾气亏损,火炎水涸,或津液涌而为痰者,乃真脏为患也。须用六味地黄丸壮肾水滋化为主,以补中益气汤养脾土生肺肾为佐,久之自愈。”叶天士指出:“古人于有年久嗽,都从脾肾了母相生主治,更有咳久,气多发泄,亦必甘补敛摄。”此类久咳,多伴脾肾俱损证候,可见痰多食少、身动息鸣如喘、心悸、汗多、背足常冷、嗽甚不得卧、食减神倦、脉细数等。其治应中宜扶胃,下固肾真,药用黄芪、白芍、芡实、莲米、山药、扁豆、熟地、白术、胡桃肉、附子、紫石英等,方多选黄芪建中汤加附子加减。

2 补肾摄纳,滋肝熄风

肺司呼吸,为人体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。肾主纳气,为气之根蒂。二者同气之出纳,均有直接关系。肺癌患者常肾虚下元不固、肾失摄纳、气不归根,则可上逆而咳。肾虚不能制水、水饮上逆,亦可导致咳嗽。由于肾虚恢复较慢,此类咳嗽常日久不愈。又若咳久伤肺,肺虚则金不生水,进而肺肾俱虚,复加重咳嗽,咳与肺肾俱虚互为因果,以致迁延难愈。对于此类久咳,若见夜卧气冲咳甚、行走亦气短喘促、行动头胀、下体自汗、气急、失音、咽干、遗泄、形寒怯冷、足冷等症。其治疗应以补肾摄纳为主,兼以治肺。邵新甫指出:“因水虚而痰泛,元海竭而诸气上冲者,则有金水双收,阴阳并补之治,或大剂滋填镇摄,葆固先天元精。”药物常选用熟地、山萸肉、五味子、山药、羊内肾、巴戟肉、胡桃肉、肉桂、沉香等,方多选用六味地黄丸、肾气丸等以平和温补,固肾纳气。

肝与肺,二者在生理上是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。在正常情况下,肺主气之降,肝主气之升,二者各司其职,则升降有序、机体健康。但因肝为刚脏、内寄相火,肺癌患者因忧、思、恼、怒等情志的影响,常致肝郁化火。肝火反侮于肺,形成木火刑金的病理状态,由此而引起的久咳在临床亦不鲜见。李中梓云:“若气上冲而咳,是肝肾虚也”,盖“肾脏内虚,不能合水腑而行皮毛,则肾气从中土以上冲,上冲则咳”。“肝脏内虚,不合冲任之血出于肤腠,则肝气从心包以上冲,上冲则

咳”。揭示气逆上冲是咳嗽的关键，而之所以气逆上冲，乃肝肾不足，下焦无根，故咳嗽频频而作，咳声低沉，或胸膈满闷，咳痰不爽，或涕泪不收，鼻窍不利，或日哺潮热，甚或咳血并见。治疗则以滋水养肝为主，常用药物如山药、山茱萸、五味子、熟地、当归、白术、白芍、木瓜、枸杞子等。

叶天士指出：“肝阳逆行，乘肺则咳。肝阳化风，旋扰不息，致呛无平期。”此类久嗽，常伴胸闷头胀、喉痒、喉痹、胁痛、肋中拘急、耳鼻窍闭等症。此时一方面应解木郁之火，使金免火刑。另一方面则应和阳熄风，使肝无生火动风之变。用药可选羚羊角、栀子皮、桑叶、杏仁、瓜蒌、丹皮、青黛、鸡子黄、牡蛎、天门冬、女贞子、橘稻根须等。使郁火解散、肺得宣肃，则久咳可愈。同时滋肝熄风，使肺无火刑风扰，宣降复常，不治嗽而嗽自止。

经曰：“肝咳之状，咳则两胁下痛，甚则不可以转，转则两胁下满”。肺癌患者因肝引起久咳不愈者，临床常表现为肺病及肝、肝病及肺两种情况。一方面咳嗽日久，常出现胁痛不适，或口苦，或咳时发热，脉弦等症状。提示肺脏病变已克肝木。导致肝气郁而生热。如仍守宣肺止咳或降气除痰之法，难获良效。用木郁达之、金郁泄之之治则，法宜和肝清肺，余常以泻白散合小柴胡汤加减治疗。用桑皮、地骨皮、枳壳、柴胡、黄芩、法夏、甘草、白芥子等。如咳声急，胸胁痛甚，可酌加川楝子、郁金以解郁达木，常能取效。另一方面因郁怒伤肝，肝郁化火上炎，肺不能制肝。肝火灼肺，肺气上逆而现咳嗽气逆、咳痰不爽者，此即因肝及肺之久咳。常伴咳则胁痛，心烦易怒，甚或咳血、口苦、脉弦，苔黄质红。若单从清肺治疗，收效必定不佳。因病机属肝火灼肺，故宜清肝泻火，佐以清润肺金。余常用青黛、蛤壳、桑白皮、地骨皮、天花粉、川贝、川连、杏仁、甘草、枳壳、丹皮、刺蒺藜等。如日久耗损肝阴或久有肝阴不足者，每致阴不足则肝热冲肺，肺失清肃而引起久咳。证见咳嗽、吐痰不爽，或痰中带血，或头晕目眩，心悸，或食欲不振，或睡眠差，或性急易怒，脉弦细，舌质红、苔薄少津。治宜滋阴涵木，兼肃肺气。药用玉竹、天花粉、瓜蒌、天冬、丹皮、当归、枳壳、石决明、女贞子、菊花、夜交藤、甘草、黄芩、白芍等。其中玉竹、女贞子、当归、白芍等滋养肝阴，石决明、菊花、夜交藤等平肝敛阳，刺蒺藜、丹皮等疏肝解郁火，天花粉、天冬、瓜蒌、枳壳、黄芩等清肃肺气。使肝阴得滋，肺得清肃，阴平阳秘，诸症自愈。

3 探求根本，活血下利

古谚云：“诸病易治，咳嗽难医”。叶天士认为“所以难治者，缘咳嗽根由甚多，不止于肺”。因此“每遇一证，必究其本而探其源”，而察源之法，在乎审证。肺朝百脉，全身血液都通过经脉而聚合于肺，通过肺的呼吸进行气体交换，然后再输布到全身。肺失宣肃，则气机不利，推动血行不畅，导致瘀

血阻滞。同时在咳嗽过程中，痰作为一个主要病理因素，阻于肺络也促使瘀血形成。故在治疗久咳过程中，余常于方中加地龙、当归、郁金、丹参等活血化瘀之品，不仅有助于痰邪排出，更使气机调和，百脉流畅，而收到从本治咳之功。

若兼见急性咽喉炎或急性扁桃腺炎之久咳。有心肺热盛者，证见咳嗽痰黄，或痰稠，咳吐不爽，喉中如物梗阻，咽喉肿痛。或胸痛、胸闷、心烦、苔黄腻，脉滑数。治宜清心泻火，清肺化痰止咳。余习以泻心汤合泻白散加减治疗。药用黄连、黄芩、桑皮、地骨皮、全瓜蒌、法半夏、桔梗、生甘草、炒枳壳等。黄连、黄芩苦泻心火，桑白皮、地骨皮清心泻肺。全瓜蒌、法半夏、桔梗、枳壳等理气化痰止咳。若心肺阴亏、肺热气逆者，证见咳嗽气紧，咳吐稠痰，心烦头昏，喉中干痒，寐差，脉细而浮，舌质干、苔微黄。治宜滋养心肺之阴，佐以清热降肺。药用生地、知母、百合、麦冬、玉竹、白芍、紫菀、百部、前胡、地骨皮、桑白皮、甘草、法半夏、桔梗、枳壳等。既滋养心肺二脏的阴液，又能清肺降气，止咳化痰。阴复热除，肺气得以宣降，诸症即解。当然临证时不必全药同用，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一、二味即可。

经云：“五脏六腑皆令人咳，非独肺也”。肺癌晚期常“心包之火上克肺金”而致咳，其病在肺，其因在心，证见夜则发热，日则咳嗽；或日夜皆热，日夜皆咳。此时以泻心火、润肺金为主，常用当归、生地、茜草、银花、百合、款冬花、川贝母、人参、五味子之类。另外肺癌久咳多为内伤咳嗽，少数是外感咳嗽治疗失当、迁延不愈或愈而复发。临证中如果只以祛痰、止咳、润肺、健脾、补肾、清肝等法治疗，疗效常不满意。我们在辨证处方基础上加用下利药物，效果较为满意。探其原委，盖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肺气之肃降有助于大肠的传导功能。久咳邪由表入里，腑气不畅，浊气上干，反碍肺气之肃降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此时独治肺则难断其源，而用通腑泻下或润下之法，则腑通邪去恙可愈也。所选用之大黄能除痰实、下气、平胃。桃仁能润燥滑汤止咳逆上气。如因痰湿壅盛不化所致，单用健脾燥湿方法，取效较慢且不确切，酌情加利水药物，则使祛湿之力大为加强。车前子能利水、祛痰、止咳。现代药理研究亦证明车前子具有祛痰、抑菌作用。脾胃之气同司下降，其气以降为和为顺。若肝火盛，则肝胃不和，胃失和降，气逆于上，肺气不利而随之上逆。所以治疗肝火犯肺所致之咳甚气逆，若在清肝泻火的基础上，酌加和降之药物，则事半功倍，效如桴鼓。所用之旋覆花能下气、消痰、止咳，代赭石能下气、降痰、清火。

总之，治疗肺癌久咳，既要重视肺与疾病的联系，又要重视肺与肝、脾、肾的密切生理关系及病理上的相互影响。在治则上以补养脾胃为主，同时不忽视驱散外邪与疏泄肝火。处方用药则察病机所在而灵活运用。

(收稿日期:2006-07-14)

欢迎投稿！ 欢迎订阅！